

丁 鋒 著

『同文備攷』音系

中國書店

同文備攷動物卷之六

動物通用凡九綱

羽之屬凡五綱

毛之屬凡三綱

鱗之屬凡三綱

介之屬凡二綱

蟲之屬凡四綱

胷

說文有胷革二
字母。今附于皮

胷

胷皮。彌迷切。動植之物外裹者也。獸皮尤堅。革韋皆其所為。故以立類。象其皮及兩角相附形。皮肉相連。必割取而後得。从彑。割剥之意。字見說文附載古文。小篆作胷。象以手割剥之。使皮肉相離意。譏。陂字諧其聲。古人衣鳥獸之皮。从衣作被。彌昧切。覆胃也。衣有披掛意。轉丕迷切。披字諧其聲。坡。丕禾切。土形如被覆也。頗破諧其聲。皮逢石則破。亦意也。波。兵禾切。水形如皮有文也。跛字諧其聲。跛。皆月段。跋。辟。用。

鮑。弼報切。治皮之工也。卑聲。周禮。鮑人宜用。

合

皆月段。跋。辟。刀

(明代吳語字書)

《同文備攷》音系

丁 鋒 著

中國書店

丁 鋒 (Ding Feng)
1952年 中国江西省生ま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院言語学科博士課程修了
専 門 中国語学・文学博士
現 在 熊本学園大学外国語学部助教授
著 書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琉漢対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球雅集—漢語論稿及琉漢対音新資料』(好文出版)
と論文50編

『同文備攷』音系

2001年11月3日 第1刷発行

著 者 丁 鋒

発行人 川端幸夫

発行所 中国書店

〒812-0035 福岡市博多区中呉服町5-23

Tel: 092(271)3767 Fax: 092(272)2946

Email: info@cbshop.net

<http://cbshop.net>

印刷所 川島弘文社

製本所 篠原製本(株)

ISBN 4-924779-62-8 C3087

謹以此作
獻給
賜予我人生最大影響的
我敬愛的慈父和慈母

目 錄

第一章 周邊研究:《同文備攷》的問世及其評價	(1)
第一節 《同文備攷》的評價與研究	(1)
第二節 《同文備攷》的作者及其生平	(8)
第三節 《同文備攷》的內容和版本	(10)
第二章 音註研究:《同文備攷》的音註體例及音註用字	(23)
第一節 字書《同文備攷》的音切	(23)
一 《同文備攷》的釋音體例	(23)
二 《同文備攷》的字音引用	(25)
第二節 《同文備攷》的音註用字系統	(29)
一 《同文備攷》全書兩個音系層次的結合	(29)
二 《同文備攷》的音註用字表	(30)
(一)反切用字	(30)
(二)直音	(34)
(三)《聲韻會通》單收字	(41)
第三章 音類研究(一):《同文備攷》音系與《廣韻》音系(韻類)	(49)
第一節 《同文備攷》四十五韻與《廣韻》二百六韻	(49)
一 陰聲韻	(49)
二 閉口韻	(72)
三 抵顎韻	(79)
四 穿鼻韻	(93)
第二節 韵系討論	(106)
一 -m 韵尾向-n 韵尾的歸併與陽聲韻的三分鼎立	(108)
二 塞音尾的三分及其混切	(111)
三 入配陽與入聲韻的獨立傾向	(117)
四 齒齒呼韻的分佈	(118)

五 令資支三韻的來源及其分合	(120)
六 二等開口見系字的i介音問題	(124)
七 摬口韻的分佈	(125)
八 合口韻的分佈與脣音的開合口性質	(127)
九 蟹攝二等佳皆夬三韻的韻母	(130)
十 咸攝一二等韻的分佈和特點	(130)
十一 山攝一二等韻的分佈和特點	(131)
十二 其他各韻相混例	(131)
 第四章 音類研究(二):《同文備攷》音系與《廣韻》音系(聲類)	(137)
第一節 《同文備攷》二十八母與《廣韻》四十母	(137)
第二節 聲系討論	(151)
一 莊組聲母字的歸併	(151)
二 “字是丞日”四母字的來源	(153)
三 其他声母交涉情况:疑歸喻和泥日疑相混	(156)
 第五章 音類研究(三):《同文備攷》音系與《廣韻》音系(調類)	(167)
第一節 《同文備攷》四聲與《廣韻》四聲	(167)
一 全濁上聲讀入全濁去聲	(167)
二 各調的關係	(169)
第二節 《同文備攷》其他混同例	(179)
一 聲韻調中兩項或兩項以上混同例	(179)
二 因諧聲形成的聲符字音	(187)
 第六章 音值研究:《同文備攷》聲韻調系統	(193)
第一節 《聲韻會通》的韻部註語所反映的《同文備攷》韻讀關係	(193)
第二節 《日本圖纂》日漢地名對音所反映的十六世紀崑山音	(198)
一 明代文獻中的崑山音韻研究資料	(198)
二 鄭若曾及其所著《日本圖纂》	(200)
三 《日本圖纂》中的日漢地名對音資料和對音	(203)
四 對音所反映的聲韻特徵	(218)
第三節 《現代吳語的研究》所記崑山音系與《同文備攷》音系	(228)
一 聲母系統	(228)
二 韻母系统	(230)
三 聲調系統	(244)

第七章 結論	(245)
第一節 《同文備攷》語音系統	(245)
第二節 《同文備攷》音系的吳語時代特徵	(246)
第三節 《同文備攷》音系的讀書音特徵	(248)
 《同文備攷》音系同音字表	(251)
參攷書目	(325)
後記	(335)

第一章

周邊研究：《同文備攷》的問世及其評價

第一節 《同文備攷》的評價與研究

《同文備攷》八卷首三卷^①，附《聲韻會通》一卷《韻要粗釋》四卷^②，明吳人崑山王應電撰，成書於嘉靖十九年（1540）。其中《同文備攷》是一部字書，收字九千餘，字下各釋形音義。所附二種是相對獨立的音書。《聲韻會通》是一個按韻排列的同音字表，計四十五韻（舒入同韻），每韻依二十八聲紐分行排列同音字，收字一萬左右。《韻要粗釋》是一個依平上去入順序排列的同音字匯，聲隸於韻，字下有簡略義釋。在編製上與四聲一貫的《聲韻會通》異曲同工。

後世對王書多有微辭。清等韻學家熊士伯在他的《等切之聲》（1701年成書）的“閱諸韻書”中稱：

謂舊母三十六，應合者十六字，止於二十八。易以“乾坤清寧、日月昌明，天子聖哲、丞弼乂英、兵法是恤、禮教丕興、同文等字”等，謂有意義，使人易記，不知“知照”、“徹穿”、“澄床”、“泥娘”、“非敷”，疑其同者有矣。若謂《玉篇》之“神”、“禪”同“人”，然豈“日”、“禪”亦同母乎？“寅”、“延”同“刑”、“賢”，豈“匣”、“喻”亦同母乎？少“分番”、“文凡”二切，將無文四空圈，亦未省乎？“從”、“藏”並於“字”、“床”，音果同“藏”乎？“奉”、“微”並於“文”，豈吳音讀“奉”有異乎？易以“乾坤”等字，全失五音次第矣。

俱以“月”母領韻，與西儒用“丫”、“額”、“衣”、“阿”、“午”略同。然不用“影”，而用“喻”，且合“匣”於“喻”，泥吳人方言矣。分韻多與等韻默合，但“河”、“閭”、“餘”、“湖”，謂詩文可通用，不明乎古，亦不諧於今。所分輕重，多以一等重於二三四等，同等者多以合重於開。“牙”先“遐”者，“牙”北音，“遐”麻韻。“孩”先“懷”者，“孩”北音，“懷”乖韻也。^③

熊士伯對《聲韻會通》的聲韻歸併囿於吳音和命名排序不合常規頗不以為然。《四庫

① 或作首一卷。

② 或作一卷。

③ 上文均轉引自趙蔭棠（1957）第144—146頁。

全書總目提要》也在“小學類存目一”中稱《同文備攷》“攷辨文字聲音，其學出於魏校，而乖僻又過其師。”譏其以古文篆書正《說文》之失是“名為復古，實則鑿空”。稱其於古經“拘泥殊甚”。繼之又言：

至所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改字母為二十八，改韻類為四十五、為橫圖以推衍之。其於古今異宜，南北異讀，皆所不攷。合其所不當合，分其所不當分。又每字合以篆體，端緒叢雜，如治亂絲，亦可云勞而鮮功矣。

於其聲韻分合亦頗不能容。此後，有“《四庫全書總目》續編”美譽的《鄭堂讀書記》（清周中孚撰），亦在卷十四稱王書為“叢雜之書”。

《同文備攷》定“乾坤清寧”等二十八字為聲紐代表字，雖“失五音次第”，但明瞭易記，有蘭茂《早梅詩》之効。字表以篆楷並列，緣於《同文備攷》本屬明文字形體源流之字書，以此法彰篆楷之形異，以資檢索，亦非不可。明代等韻革新風氣甚熾，《同文備攷》於“輕重”的理解，不合宋元，亦屬自然。至於聲韻歸併，多準吳音，實乃可貴之舉。上述各方面正好體現了王應電在著述中不拘舊式，獨特創新的精神和重視方言，不以“攷古今南北異類”為己任的灑脫學風。王應電是明代等韻學者中重時音方言，求實求真，無視正統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書遭到持正統觀念的清儒的非議和排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這也正好體現了王書在語言研究上不可多得的文獻價值。

進入二十世紀，《聲韻會通》引起等韻學家的關注，成為等韻學研究的對象。趙蔭棠在《等韻源流》第三編第五節“明清等韻之存濁系統”中首次引述了該書的編纂大旨和聲韻體系。書中所列二十八聲類與中古三十六字母對照如下：

乾(群)	坤(溪)	清(清)	寧(泥娘)
日(禪日)	月(匣喻)	昌(徹穿)	明(明)
天(透)	子(精)	聖(審)	哲(知照)
丞(澄)	弼(並)	乂(疑)	英(影)
兵(幫)	法(非敷)	是(邪)	恤(心)
禮(來)	教(見)	丕(滂)	興(曉)
同(定)	文(奉微)	等(端)	字(從牀 ^①)

趙氏認為“這種歸併法，實在有不大妥當之處”，並贊同說“熊氏之批評，大體是對的。”還指出“惟以‘日’與‘禪’歸併，以‘微’與‘奉’歸併，與《併音連聲字學集》所載之現象相同，恐怕是當時當地的方言。”^②

《等韻源流》評價《聲韻會通》四十五韻中的三十六大韻九類音“‘形恒容紅’與‘寅痕雲魂’，以今之北音讀起來簡直是齊齒開口撮口合口之分。其他讀之不似者，蓋係作者之方言也。”並批評王氏“惟觀全書，有大可議的，就是牠的定聲別韻的循環性。既於一韻定聲，

① 原文作“藏(牀)”，“藏”與“從”同母，此處僅作“牀”。

② 諸引文見趙蔭棠(1957)第143—146頁。

復於一聲中別韻，那一個是固定的標準？作者云前人隨土音相符，易至於譌。吾恐作者定聲別韻之標準，正是他的方音！”。

《等韻源流》對王書用月母字領韻的作法，認為“王氏生於西儒羅馬字母灌輸中國以前，居然能與之‘略同’，亦殊不易。”給予積極正面的評價，與清儒所見不同。但他指出方言性“歸併”“不太妥當”，仍透露出對方音韻書不甚理解，不盡贊同的一面。至於趙氏以為王書“分韻多與等韻默合”現象，是“受宋元等韻影響緣故”，論據顯得不足。因為王書未有參照過宋元等韻書的痕跡和遵循宋元等韻的意圖。其“默合”不能排除僅僅來自自身方言的可能性。至於所斥“大可議的”“定聲別韻的循環性”，於王氏恐怕有些言過其實。《聲韻會通》卷首的“述義”，中雖有“一韻該括二十八聲”和“一聲統攝四十五韻”之類的話，但重點在於說明聲和韻的關連性，這在隨後的舉例中表述非常明確。全書絲毫沒有聲韻相生或聲韻互證的思想和表現。

繼《等韻源流》之後，林平和氏著《明代等韻學之研究》（1975）。該書在“王應鈞聲韻會通”一節中所作“解題”和“內容與體例”中對《聲韻會通》作了比較詳盡客觀的介紹。聲韻母系統探討部份最有獨特貢獻的是所作王氏四十五韻部拼析《廣韻》二百六韻的對照表。錄如下^①：

聲韻會通	廣 韵	備 註
形	平賅上去 清齊齊蒸齊	入 昔齊錫齊
恒	庚開耕開登開	陌開麥開德開
橫	庚合耕合登合	陌合麥合德合
熒	庚撮清撮青撮	昔撮錫撮
容	東撮鍾撮	屋撮燭撮
紅	東合冬合	屋合沃合
寅	真殷	質迄
痕	臻文半魂 _{1/3} 痕	櫛物半沒 _{1/3} （斂）文韻收“法文”二字，魂韻收“清明弼兵恤丕字”七母字。
雲	諄文半魂 _{1/3}	術物半沒 _{1/3} 文韻收“月英教興”四母字，魂韻收“天子同等”四母字。
魂	魂 _{1/3}	收“坤月英教興”五母字。
言	元齊先齊仙齊	月齊屑齊薛齊
玄	元撮先撮仙撮	月撮屑撮薛撮
寒	寒桓	曷未 桓韻收“天子恤禮同等字”七母字。

① 林平和（1975）第39—42页。

桓	桓	末	
閒	刪開山開寒	黠 <small>開</small> 鐸 <small>開</small>	寒韻收“寧天禮同等字”六母字。
還	刪合山合凡	黠 <small>合</small> 鐸 <small>合</small> 乏	
淫	侵	緝	
簪	侵		僅收“清子恤字”四母字，無入聲字。
鹽	鹽添嚴	葉怙業	
含	覃	合	
咸	咸銜	洽狎	
談	談	盍	
陽	陽 <small>齊</small>	藥 <small>齊</small>	
降	江	覺	又收陽韻“昌聖哲丞”四母字。
航	唐 <small>開</small>	鐸 <small>開</small>	
王	唐 <small>合</small>	鐸合藥 <small>撮</small>	
兮	支 <small>齊</small> 脂 <small>齊</small> 之微齊 <small>齊</small>		入聲與寅通。
資	支 <small>齊</small> 脂 <small>齊</small> 之		僅收支脂之三韻“子恤”二母字。入聲與寅通。
支	支 <small>齊</small> 脂 <small>齊</small> 之		僅收支脂之三韻“清子是恤” ^① 五母字。入聲與寅通。
餘	魚虞		入聲與雲通。
河	歌戈 <small>合</small>		入聲與紅通。
湖	模		入聲與橫通。
耶	戈 <small>齊</small> 麻 <small>齊</small>		入聲與言通。
靴	戈 <small>撮</small>		僅收平聲“乾興”二母字。
厓	麻 <small>開</small>		入聲與羊通。
遐	麻 <small>開</small>		入聲與降通。
華	麻 <small>合</small>		入聲與王通。
諧	佳 <small>開</small> 皆 <small>開</small>		入聲與羊通。
孩	咍		入聲與閒通。
懷	佳 <small>合</small> 皆 <small>合</small>		入聲與還通。
回	灰支 <small>撮</small> 脂 <small>撮</small>		入聲與魂通。
尤	尤幽		入聲與容通。
侯	侯		入聲與紅通。
爻	宵爻		入聲與杭通。
豪	蕭豪		入聲與杭通。

① 此處脫“字”字。

林氏不局限於僅僅介紹原書或音系本身，可謂開了研究《聲韻會通》之風。此外，書中還特別提到“閉口韻尚保存，但還韻收《廣韻》凡韻字，則閉口韻已有消失的趨勢。”其結論是值得矚目的。

此後，進入八十年代，李新魁氏在不同論著中曾多次介紹《聲韻會通》音系。其結論稱：“王氏的分韻定聲，除反映了當時的讀書音之外，可能還有某些方音成份。”^①或“此書反映當時共同語音，但雜有方音成份。”^②各表述中的“讀書音”與“共同語音”，自然不能視為一組等同的概念。但李氏為《聲韻會通》音系定性意味着研究的前行，而對音系“讀書音”性（或“共同語音”性）和方音性的兩重性界定是予人啓發和耐人尋味的。

一九九二年，耿振生氏《明清等韻學通論》問世。該著作對《聲韻會通》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考察，其主要的論說和創獲徵引如下。

（1）在韻圖類型上，《聲韻會通》屬於明代新出現的等韻化的同音字表。其特點是“牠的排列規則和等韻圖相仿佛，按韻部、韻類、聲母、聲調分圖分格分行，音有定序，字有定位、祇是每一音節上列出很多同音字，與標準等韻圖不同。”^③《聲韻會通》是這類韻表的先驅者之一。

（2）在編排形式上，《聲韻會通》是按韻母分圖。“把韻母相同（韻頭，韻腹、韻尾全同）而聲調不同的韻類，以及與之相配的人聲韻類歸納為一個單位，稱之為韻，每一韻編為一圖。”^④吳方言區的這種韻圖體裁「還隱含着語音系統的特徵。……這是因為吳方言不像北方話有整整齊齊的四呼系統，不一定要按照四呼歸納出韻部，……就把韻母相同的四聲歸納為一韻，而不是按照韻基來歸納韻部。」^⑤

（3）在編纂思想上，《聲韻會通》是審時派的代表作，最具創新性和方言性。處於明清等韻學前期後半的嘉靖年間，等韻著作較少，“但牠們已經告別了宋元等韻的舊傳統，展現出明清等韻學的新風彩，開辟了審時派等韻學的基本流向。”“對韻類的分析都放棄了開合四等的舊模式，轉向了四呼體系；聲母系統放棄了三十六字母，除《韻學集成》外，都最大限度地貼近了現實語言。”“其中《聲韻會通》最具創新精神，牠的音系完全出自活生生的口语，毫不顧及從前的規矩法度，也不依傍任何一種現成的韻書韻圖；牠的體例也別出心裁，開創按韻母單獨分部而不以四呼相配成韻部的形式，是《韻法直圖》一類等韻圖的鼻祖。”^⑥“牠在表現吳方言特點上做得很徹底，完全按照實際讀音來區別音類，不受古韻、官韻的約束。”^⑦

（4）構擬出《聲韻會通》的聲母系統。其結果比趙蔭棠氏的更為詳盡精密。所定聲

^① 李新魁（1983）第230頁。類似的說法見李新魁（1997）第522頁。原文是“此書除反映當時的讀書音之外，可能還保留某些吳音的成份。”

^② 李新魁、麥耘（1993）第235頁。

^③ 耿振生（1992）第13—14頁。

^④ 同上書，第25頁。

^⑤ 同上書，第28頁

^⑥ 同上書，第15—16頁。

^⑦ 同上書，第202頁。

類的音值和中古聲類對照如下。

《會通》聲類和音值	中古聲類
教 [k]	見
坤 [k']	溪
乾 [g]	群
爻 [ŋ]	疑、泥、娘
英 [ø]	影、喻(部份上聲字)
興 [h]	曉
月 [h̚]	匣、喻、疑(少)
等 [t]	端
天 [t']	透
同 [d]	定
寧 [n]	泥、娘
禮 [l]	來
兵 [p]	幫
丕 [p']	滂
弼 [b]	並
明 [m]	明
法 [f]	非、敷
文 [v]	奉、微
子 [ts]	精、知章莊
清 [ts']	清、徹初
字 [dʒ]	從邪、澄崇
恤 [s]	心、山書
是 [z]	邪禪日崇
哲 [tʂ]	知章莊
昌 [tʂ']	徹昌初
丞 [dʐ]	澄船崇禪
聖 [ʂ]	書山
日 [ʐ]	禪日船

其特點有保存全濁音，匣喻合一，奉微合一，日母字歸入禪母，邪母字分別為濁塞擦和擦音，船禪二母各分別歸於濁塞擦音和擦音^①，一部份知照系字歸入精系，少量喻母上聲字歸入影母，有少量疑母字合併入匣喻母。此外牙喉音沒有區別出顎化音與非顎化音。“古牙喉音在現代吳方言中以介音洪細為條件分化成舌面前音和舌根音兩套，19世紀以前的韻

① 船母在表中未列入濁擦音「是」母下。

書都沒有反映出這種分化。這不能證明 19 世紀以前本方言還沒出現這種分化，而可能是作者們依據音位學的原理把兩類輔音處理為一套聲母了。^①

(5) 構擬出《聲韻會通》的韻母系統。主要依據現代崑山方言擬定的韻母音值(入聲韻附於陽聲韻部)如下^②。

形 [iəŋ]	恒 [əŋ]	橫 [uəŋ]	熒 [yəŋ]
容 [ioŋ]	紅 [oŋ]		
寅 [iən]	痕 [ən]	魂 [uən]	雲 [yən]
言 [iən]	寒 [ən]	桓 [uən]	玄 [yən]
	閒 [an]	還 [uan]	
淫 [iəm]	簪 [əm]		
鹽 [iəm]	含 [əm]		
咸 [iam]	談 [am]		
陽 [iaŋ]			
降 [iaŋ]	航 [aŋ]	王 [uaŋ]	
兮 [i]	資 [i]	支 [u]	餘 [y]
	禾 [əw]		
	湖 [əu]		
耶 [ie]		靴 [ye]	
厓 [io]	遐 [o]	華 [uo]	
諧 [ia]	孩 [a]	懷 [ua]	
		回 [uæ]	
尤 [iE]	侯 [E]		
爻 [iɔ]	豪 [o]		

韻母特徵主要有以下諸方面。

1. 中古山咸攝一等字與二等字分韻。一等寒談韻的多數字及覃韻字為一類(表中寒、桓、含三韻)，其主元音與三四等字合流。二等字和一等寒、談韻的部份舌齒音為一類(表中閒、還、談、咸四韻)。

2. 宕攝字分化為兩韻：三等開口字自成一類(表中陽韻)，一等字和三等合口字為一類，並與江攝字合流(表中降、航、王三韻)。

3. 合口呼一般祇限於牙喉音，北方話讀合口呼的舌齒音字讀成開口呼。

4. 保存[m]、[n]、[ŋ]三種鼻音韻尾，[p]、[t]、[k]三種入聲韻尾分得很清楚。

① 耿振生(1992)第 157 頁。

② 同上書，第 157 頁。

5. 採用傳統的平、上、去、入四聲，不區別陰陽調類。

《同文備攷》問世以來，屢受學人關注。情形可說毀譽參半，但早期多否定，後期多肯定的傾向是一目了然的。對方言性強的韻書韻圖的這種世間看法的推移，正是漢語音韻學、漢語等韻學的一大發展標誌。在漢語音韻研究大步走向與方言研究結合的今天，類如《同文備攷》這樣有革新精神，忠實於方言事實的音韻資料被重新認識，再度評價，從而獲得恰如其分的歷史地位，恢復其本來的學術光彩，是歷史發展和學術潮流之所向和所歸。

經幾代學者的探索和追尋，《同文備攷》一書特別是其中《聲韻會通》的面貌，已被大致勾勒出來，使我們對其音韻輪廓有一相對整體的認識。這種成果也常被相關吳語研究論著所引用，顯示其獨特的學術魅力。

但《同文備攷》作為一部有影響的，編寫於四百六十年前的吳方言韻書，其學術價值尚不啻此。同書中字書《同文備攷》的音切系統與韻表《聲韻會通》是出自一人之手的姊妹篇，牠的音系特點怎樣。二者的異同、關係又如何。該如何把握二者的音系性。全書音系的屬性究竟是讀書音、共同語言、方言還是別的甚麼。《同文備攷》在方言史上的語音階段性和牠在歷時對比中的情形如何。該如何科學地為這四百多年前的音系構擬音值。這些尚未起步，或者是有所涉及但未深入論證的問題的研究，對豐富漢語音韻史的理論與實踐和構建吳方言史，尤其是崑山方言史無疑都是有很好的學術意義的。

筆者正是基於上述構想，不計一己之謫陋和微力，投身於先學前賢們^①留下的課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謹以此篇乞教於學界同行、大方之家。

第二節 《同文備攷》的作者及其生平

《同文備攷》的作者王應電，《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列傳》—“魏校^②傳”下附其小傳云：

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弟子也，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受業於校，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澄則以為“冬官”未當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攷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而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以為百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嘉靖中，家燬於兵燹，流寓

^① 游汝傑(1999)所收原載《橋本萬太郎中國語學紀念論集》(1997)的論文《古文獻所見吳語的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一文對《聲韻會通》亦有論述。認為《聲韻會通》的四十五韻並不一定反映當時崑山話韻母分類的實際情況。

^② 魏校(1483—1543)，崑山人，字子才，號莊渠。弘治十八年(1505)中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嚴正不阿，為閹黨不容，遂引疾歸里，講學星溪。嘉靖初，任廣東提學副使，繼任沙南學政，多有政績。官至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卒謚恭簡。著有《大學指歸》、《大學古文》、《周禮沿革傳》、《春秋經世書》、《經世策》、《官職會通》、《莊渠先生集》，後人輯作《莊渠先生遺書》七種二十五卷。又著文字學著作《六書精蘊》六卷。《明史》、方誌均有傳。

江西泰和，以其書就正羅洪先^①，洪先大服。翰林陳昌積^②以師禮事之。胡松^③撫江西，刊行於世。應電又研精字學，據《說文》所載謬謬甚者，爲之訂正，名曰《經傳正謬》。又著《同文備攷》、《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卒於泰和，昌積爲經紀其喪，歸之崑山。

清《康熙崑山縣志稿》卷十七“文學”記其生平云^④：

王應電，字昭明。少遊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遂遍覽宋明諸儒之說。殊未滿志，喟然歎曰：“周公之禮，根極心源，昭爲天象；五官離合，皆有統會。百世之治，必出於此。”於是標位列國，句分字析，積有年歲，成《周禮解》。胡莊肅公刻之江右。時吳中被倭，應電去遊江右，悅泰和陳子虛、康求仁，遂僑居泰和，且從羅中允洪先學。初與羅語，不甚見省；後則前席問難，連晝夜三月而忘言。羅歎曰：“昭明之書，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即白虎諸儒，莫能搖其中，駕其上也。”楚人吳鳳瑞見之，亦曰：“向歎之後，牢見其比。”莊肅公當以書院舍之，應電危坐終日，指揮左右，如其家。又著《同文備攷》等書。晚自泰和歸崑山卒。陳子虛爲經紀其喪，瞻其妻子。

王應電的傳記資料甚少，生卒年亦未詳。據《同文備攷》朱柔嘉序、毛希秉序和魏校給王應電來書記載，知其“弱而孤，躬耕以豫其恃，割產以資其兄”，“夙遭閔凶，嘗自謂百體徒具，無一不病；天倫缺陷，靡有一全。余每候之，十嘗九卧，雖三伏時，腹背長擁厚綿。”“但素多病，尤苦雀蒙，絕不就燈，雖晴明亦須亭牛乃親筆硯，日昃而止。至有經月不下一字者。”“一子旅喪，曰申生伯奇。”“又喪女，何兇事之多也。”“甲寅歲，倭雖燬家，靡有孑遺，遂挾冊至江右。”親亡家燬，病體流離，天災之禍，集於一身，生涯堪稱淒慘。但他却“雅性爽朗，談吐發揚，不作愁苦萎靡態，故人莫覺之家事屢起屢頓。”“困窮愈極，禮義愈明”，可見王應電是個豁達弘通，虛懷忘我的人，頗有至人風度。

甲寅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61）五月，據兵書、方誌、史書記載，倭寇七千人由三路逼近，攻擊崑山磚城。知縣祝乾壽率軍民禦敵一月餘。終失守，賊入府城，焚掠諸市鎮而去。而且“燬劫一夜，焰燼亘數里焉^⑤。”王應電的家當是此時被燒燬的。

於王應電的去世。《明史》和《康熙崑山縣志稿》分別作“卒於泰和”和“自泰和歸崑山卒”，死亡地有出入。其真實記載以墓誌銘或誄文的形式可能存在於經紀其喪的陳昌積的

^① 羅洪先（1504—1567），江西吉水人，字達夫，號念庵。嘉靖八年（1529）舉進士，殿試狀元，授修撰。後召拜春坊左贊善，因上疏奏請聖上理事，降詔除名，歸里隱居。辟石蓮書院，授王守仁學。精研輿地學，著《廣輿圖》，另有《念庵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卒謚文恭，贈光祿少卿。《明史》、方誌皆有傳。

^② 陳昌積，生卒年未詳。江西泰和人，字子虛。嘉靖元年鄉試第一，十七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直內閣管理誥勅，陞寶尚寺丞兼翰林五經博士。已罷歸，肆力詩文，著《兩湖全集》、《松風集》。《康熙志》、《泰和縣志》有傳。

^③ 胡松，滁（今安徽滁縣）人，字汝茂。嘉靖八年進士，知東平州，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歷山西提學副使；被劾居家十餘年。嘉靖三十五年復起陝西參政，旋遷江西左布政使。居三年，召理部事進左侍郎，改吏部，遷南京兵部尚書。病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肅。《明史》有傳。

^④ 見第294頁。

^⑤ 《倭變事略》（明采九德）語。

文集中，但至今尋未獲，祇能闕疑。此外《康熙崑山縣志稿》所言“贍其妻子”與朱柔嘉序“靡有子遺”有出入，不知何故。

王應電的著書，據諸傳略，計有《周禮傳詁》、《經傳正譌》、《同文備攷》、《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等六種。其中《書法指要》應就是《同文備攷》卷首所收“書法指要”計五個單頁，不是一本獨立的書。其下兩種疑即是《同文備攷》卷首的“六義貫珠”（本於“六書本義六義相關圖”）和隨後的“六義相關圖”各祇有三個單頁和一個單頁，亦非專書。元陶宗儀所輯《說郛》收有《六義圖解》一卷，題“宋王應電撰”。按此卷即《同文備攷》的《六義相關圖》，之所以竄入元人著作中，大抵是重校《說郛》的明人陶珽所為。

王應電的著作尚見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收藏《東吳王氏三種》，系為孤本。該書一函二冊，表書《握機經傳》，內收書三種。上冊收《握機經傳》（15頁）和《非周禮辨》（24頁），下冊收《經傳正譌》（19頁）。《握機經傳》有“嘉靖癸卯立秋日吳人王應電書於姑蘇虎丘精舍”的序，可見成書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是王應電早年的作品。其他兩種未見有成書的記載，但均有“吳人王應電書”字樣，均屬王氏作品無疑。

《經傳正譌》還見於《同文備攷》卷首之最後，篇幅內容與《東吳王氏三種》本相合。因此可以推斷，王應電所著書共有《同文備攷》、《經傳正譌》、《握機經傳》和《周禮傳詁》四種。其中《周禮傳詁》據記載有“數十卷”，可謂巨作，但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所藏明本王應電《周禮傳》五卷《周禮翼傳》二卷《周禮圖說》二卷纔計九卷，書名亦不同。現存的是《周禮傳詁》的殘本或另一種書，還是二者本同一書，尚不能斷定。

第三節 《同文備攷》的內容和版本

《同文備攷》一書如前所述由字書《同文備攷》、韻表《聲韻會通》和字彙《韻要粗釋》三部份組成。

字書《同文備攷》分為卷首三卷和正文八卷。卷首內容豐富，依次有八項。

（一）序文

同文備攷序文（嘉靖己亥秋日吳人王應電書）

錄同文備攷序（嘉靖辛丑春日友人毛希秉書）

書同文備攷後（嘉靖丁巳陽明日吉水念菴羅洪先書於石蓮洞之醒濂閣）

明齋^①先生註述後序（嘉靖丁巳新秋望日同邑友生朱柔嘉譔）

書古文篆書後（嘉靖丁巳夏日吳人王應電書）

嘉靖己亥、辛丑、丁巳分別是嘉靖十八年（1539）、二十年（1541）和三十六年（1557）。可知《同文備攷》成書甚早，出版則在十八年之後。

王序闡述了漢字的構形原理和文字學源流，言“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又言：

^① 明齋，王應電號。